

金香炉和秋月图

清末，廉州府城有一户姓杨的官绅人家，因吃官司而至家业衰落。到了杨家族长杨守业掌理家政时，更因人丁不旺，子弟不肖，家境渐渐濒于贫困了。杨守业到了年迈，无能维持，眼看吉宅徒有四壁，竟连什么贵重点儿的家具也荡然无存。唯独剩下一件明万历年间皇贵妃施与宝庵的金香炉，要算是传家之宝了，但老祖宗定下规矩，谁也不许典当变卖。

一天，杨守业病危在榻，尽管自料风烛残年，难挨人世，也还不想把金香炉的真相，告诉身边的儿子杨小戆，怕他守不住。

简直早被人遗忘的金香炉，还悄悄地搁在供奉祖先的神龛上，它已不知经历过多少年月了，被长年累月的垢封尘蒙，弄得全无光泽，谁也没有向它注目留神过。

这时，官府里有个马大师爷，因他过去曾与杨守业同僚共事，有过一段交往，所以能够略知杨家的一些底细。恰好那天他在家无事，忽而想起皇家所赠杨家庵堂的金香炉，知道这物还在杨守业手上，而自己早想染指了，所以越想越爱，越爱越贪，巴不得一下子据为己有。如今若不趁杨守业于临终弥留之际，他儿子年幼无知时，设法骗取，错过时机，将来不晓得这金香炉又该落在谁家手里了。

第二天，马大化妆为购故物的货郎，挑着一副行当，敲响叮叮小锣，高声叫唤着而去，直抵杨家的门口。

杨小戆颇有孝心，禀性执直，看见父亲病得可冷，身体消瘦不堪，心中实在悲悯不过。无论如何总想找点钱，买些鲜鱼煲汤，好给老人家补养身体。但现在家里还恐断炊，哪里有钱呢？他正在苦思无计，忽听门外小锣敲得叮叮响；抬头复又望见神龛下那只灰黑的香炉，他虽还不知是金的，却也晓得还是个不寻常的老古董。杨小戆便对它打起主意来。

杨小戆取下香炉，快步走出门口。他看见马大一双眼睛滴溜溜地往自家屋里

直盯转，但不知怀何用意，也不理会他。他不待多言，连忙拿出香炉，说声要卖。马大暗喜，不用思索，一口就出了一贯钱，收购这个香炉。杨小戇也无二话说的，点头答应，便收下了钱，掩门买鲜鱼去了。

老人家，吃过鱼汤，开口询问儿子从哪里弄钱买鱼的？杨小戇心直口快，便把出卖香炉的事一一说了。谁知老父不听则已，一听之下，发觉被骗，苦得额上冷汗直冒，喉管里也咕噜噜地响起来。继又喘过一阵气，费力地抬起手臂，指着上面的神龛说：“那是金……金香炉……”一句话没完，痰便上涌，只见他脚一伸，便就辞世去了。

杨小戇懊恨不及，放声大哭。哭声惊动了四邻，邻居前来劝慰，并告诉他，骗取金香炉的不是别人，而是狡诈的马大师爷。

杨小戇立即走访亲戚家借钱，希望及早赎回金香炉，以慰父亲在天之灵。然而马大贪婪无厌，不讲道义，哪里肯壁还原主。口口声声说这是出门不换，硬把杨小戇撵了回去。

杨小戇一筹莫展，回家先自料理好亡父的后事，才去乞求姐夫曾日贵帮忙讨还金香炉。曾日贵是个秀才出身，又画得一手好画，眉头一皱，随即想出了主意：他叫小舅子拿宣纸来铺下，自己用彩笔蘸墨，一口气画了十五幅秋月图。这些画的景物都画得唯妙唯肖，除了那个月亮的位置有变动外，都是幅幅相同的。原来月亮乃是从初一画到十五，按次排列，让人看了，觉得画中月是从山口升起来，渐渐升到中天上去。曾秀才还再三吩咐杨小戇每天按次序只挂一幅，悬在正厅的墙壁上。

马大师爷那回猎宝顺利，格外高兴，便私下里喝酒庆贺，把金香炉放在房中，终日赏玩不已。玩过多时，又想到杨家还会有别的珍宝遗下，想一概廉价收买过来。他便又再次穿起货郎衣，挑了行当，游街串巷，直奔杨家来。

自此，马大每天都来，一连十五日，总是在杨家门口兜一阵子，装作招揽生

意，眼睛还是滴溜溜地转，盯着屋内的什么地方。忽然，他看见厅堂墙上挂着的那幅秋月图，暗地里鉴赏起来。第二天，他再来到门口，乍看又是那幅画；细看时，才知月亮的位置变动了。第三天，依旧象是那幅，而月亮仿佛升高了一些。第四天……一直看到第十五幅，认为都是那幅秋月图。然而他发现这幅画的可贵之处便在于那个画中月，原来这神秘的月却会自己走动的呐！他垂涎欲滴，妄图设法把它骗到手。

到了第十六天，马大算计已定，兀自站在杨家门口朝屋里使劲地喊叫。杨小戇闻声而出，但他慢条斯理地问马大所唤何事。马夫装模作样，随便指指厅堂墙上的秋月图：“这卖的吗？”

杨小戇开头老是说不卖。经过几番周折，马大沉不住气了，便一口出了十五贯的大价钱，要买秋月图。但杨小戇还是说不要。最后，马大变得更加卑屈了，用乞求的口吻说：“讲老实点儿吧！你要多大价钱，如果我办得到，请你说出无妨。我和知府大老爷说，一定照价买！小兄弟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杨小戇半天还不作声，后来才慢吞吞地答道：“好吧，实不相瞒，画儿是不卖的。因为我家才有两件传家宝物，其中一件是金香炉，已给你买了。另一件便是这幅秋月图了，要留下做传家宝！怎么也不卖了。”歇了一回，又接着说：“不过，你说官府一定想要，那只好把你以前买去了的金香炉，拿回来对换画儿吧。”

马大不敢迟延，连忙点头答允。还生怕杨小戇反悔，便飞跑回府去，急急取来金香炉。杨小戇一手接过，把卷好了的画交给马大。

马大将画带回府中，却挂在自己的卧房里，先自观赏起来。但看了几天，不见画中月移动，实在使他失望极了。他还以为自己手脚不净，便去斋戒沐浴，又过了几天，看了也无甚动静。画中的月亮，照样停在老地方。马大师爷越看越不是滋味，终于作出鉴定：“它不过是一幅平平常常的秋月图吧了！”他偷鸡不着蚀把米，心如刀割，气得拍胸跺脚。还来不及报复，竟因一时暴怒过度，哇的一

声，吐血死了。

口述者：张道明，男，三十八岁，高小文化，合浦县廉州镇经育街人，个体户。

搜集整理者：余毅忠，男，五十八岁，大学毕业，汉族，合浦县志办公室干部。

流传地区：合浦县廉州镇。